

温瑞安著

作家之路

战天王

风流

【第貳卷】

她就算能招架得了那只狼手，
也绝忍受不了
这老淫虫贴身接近时的臭味
和体味

是以他抄起了杖，
把铜麒麟中连鞘抽了出来，
系在腰间。
向吉氏夫妃一点头，
往外就走。

余华月突然用手
一拳打在自己的鼻梁上，
“咯”的一声，
他的鼻梁发出了仿佛折断的声响——
这个要害失失，
这人打断自己的鼻子干什么？

她挺着剑，
插在那里，
腰身和胯腿，
就像一道山，
水是木，
峰是峰，
云是云，
却又合为一体和浑然一体的风景。

她爱冒险，
她连她的爱也是一种冒险，
她用尽方法，
接近那平台。

全新修订版

四大名捕战天王

◎ 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

风流·第贰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大名捕战天王：风流 / 温瑞安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063-6649-6

I. ①风… II. ①温…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198号

四大名捕战天王：风流

作 者：温瑞安

责任编辑：李宏伟

协力编辑：梁应钟 何包旦 陆破空

装帧设计：[合]和·蒋 艳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 数：462千

印 张：20.625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649-6

定 价：59.00元（全两卷）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貳卷

五五三·【第七部】东方蜘蛛

四三九·【第八部】记得要对部下好

五〇七·【第九部】敬请强暴

五四五·【第十部】给我一个鸡尾巴

五七九·【第十一部】折堕之美

六〇三·【第十二部】冲冠一怒为红颜

六二九·【后记】愿天下有情人未成眷属

六三一·【附录】名捕岂止会京师

【第柒部】

东方蜘蛛

- 三三四·第一回 浪得艳名
三四一·第二回 大侠的小说
三四七·第三回 我是老怪物
三五八·第四回 鸳鸯蝴蝶
五六八·第五回 战蚤
五八三·第六回 我已认输
五八九·第七回 紫马黑枪
四〇一·第八回 黑骑金枪
四〇九·第九回 更无一人是男儿
四一六·第十回 洞房之珠
四二五·第十一回 妖！
四三二·第十二回 我已认命

第壹回 浪得 艳名

从窗口看下来，院子里的瓜藤棚子下，走过几头幽异悠闲的狗，而且居然还踱过了一头会叹息的白额虎。——这白额虎与狗群相遇，居然还互不侵犯……

从窗口看下来，院子里的瓜藤棚子下，走过几头幽异悠闲的狗，而且居然还踱过了一头会叹息的白额虎。

——这白额虎与狗群相遇，居然还互不侵犯，彼此视而不见地走了过去，它们走过之处，蜿蜒游过了几条蛇。

其中还有一条肥大的蟒蛇；它张口吐舌之际，竟有两排像人一般的牙齿，而舌头是灰绿色的。

风雨凄迟。

花落如雨。

远处竹林簌簌。

疏林也萧瑟在雨中。

——那棵给细雨浸淫着的“火花树”，看来像一场灿烂而华丽的梦，而且还梦得十分激情。

再激情的梦，也只不过是梦，到底还是一场梦。

孙青霞垂首俯视，心里头不由自主吟起于情刚才吟的那一句诗：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于氏不吟这一句，他只觉这妇人是个很爱她丈夫、很帮她丈夫的好妇人，顶多只觉得还有点熟悉，可是刚才听她这一吟，他忽然省觉到一件事：

他是认识这妇人的。

他是见过这妇人的。

难怪要人紫微厢说话，因为此处居高临下，一切情况，尽入眼帘。而且紫微厢就在贪狼阁对面，正好可以照应龙舌兰和小颜。

何况，还有两个人，一个就守在紫薇厢前，另一个就把守在贪狼阁的门前。

这两个人，一高一矮。

高的人并不瘦，肚腹却分外隆起。

矮的穿着短裤，皮肤黝黑，可是腿肌结实，脚毛又多又长。

矮小但结实的汉子一见孙青霞，就礼仪周周地道：“我知道你是孙青霞，久闻艳名，风流倜傥，天下皆知，今儿一见，果是人中龙凤，英朗过人。在下姓陈，草字分长，又名汉思，贱号美公子，别号回龙少侠，小名阿茵，半年以来也有不少风流韵事，多得美女青睐，消受了不少美人之恩，亦有红粉知己无数，惜向不为江湖流传，故而名不见经传，今日得识君，恐萤虫之火，不足以与君并论，只祈孙兄雅量，视小弟这等无名之辈为友，不致嫌弃，弟已感激不尽，荣幸之至……”

他娓娓道来，绵绵不绝，只把“粉肠”这一外号略过不提。

这一轮话，说得孙青霞只一味唯唯诺诺，听到后头，忍不住了，不禁问了一句：

“阁下之意，到底若何？”

陈粉肠一怔，又赔笑道：“小弟别无他意，更无歹意，只是初次拜晤，喜逢知交，仰仪已久，不胜欣忭，便多说了几句，望兄万勿介怀是幸……君名震天下，我等小辈，还真未堪入君法眼——”

那高肥汉子忽然打断，向孙青霞道：“他说你比他有名，他不服气！”

孙青霞侧目视之，“你是？”

突腹高汉道：“王大维。”

孙青霞目光一亮，“大胃王？”

那人答：“是我。”

孙青霞道：“好汉子。”

大胃王道：“我问你。”

孙青霞道：“问。”

大胃王道：“你是不是‘叫天王’派来的？”

孙青霞答：“不是。”

大胃王道：“但你曾是查叫天门下的。”

——他索性连最后一个“人”字都省略了，仿佛要他多说一个字他都极不愿意似的，而且他说话，几乎从没有第二句：能一句说完的，他决不说第二句；就说一句说不完，他也不见得就多说一句。

孙青霞笑了一笑，“我确曾入过他门下。”

陈粉肠即紧接着道：“你既曾入其门，算不算得上是他的弟子？而今你受他追杀，算得上是背叛师门么？你曾入其门下，他岂不是你师父？他若曾是你师父，又为何要追击你到这儿来？你叛他，岂非不义？他杀你，可是无情？你们俩师徒为何闹到这样子田地？”

孙青霞道：“我初出道的时候，的确很崇仰查叫天。他的为人、武功、气派，都很叫我仰仪，我出道比他晚了四十年，二十年前，他曾是我的偶像。到今天，尽管我对他有些事不能理解，有些作为难以容忍，但我对他的佩服，却永远不变。”

言尖这回也开了口，他说话依然十分响亮，“你为什么崇拜‘叫天王’？”

孙青霞道：“他当然值得佩服。在江湖上，很少有人能做到

这样子：能文能武。他的文采可比苏氏三父子，气派、气势、气量都大，所以能容人，座下高手如云，个个都对他心悦诚服，便是佳例。”

他们打开了紫薇厢的大门，坐下来，斟了杯茶，听孙青霞娓娓道来：

“他的武功高，自无疑，难得的是，他不仅在武林中地位崇高，在官场中也颇吃得开，不但深得人心，也颇有名望，且为天下老百姓做了不少功德事，所以他更吸引了不少人材来报效于他。”

粉肠却语带讽刺地道：“詹通通、巴巴子、陈贵人、李财神、余乐乐、陈路路、马龙、一恼上人、烦恼大师、菩萨和尚……都是各式人材，也是各路恶棍，拥护‘叫天王’。不过，说来我们的言老板也有我们大胃王、宣翼娃、司徒丙还有小弟这些赤胆忠心之士，却不见得孙大侠也对我们言老大崇拜那么一回！莫不是在十八星山荒地里当个义薄云天的老大，就一定及不上在官场上挂名的家伙？”

孙青霞知道这“粉肠”老是想找他的碴，他也不想跟他瞎缠下去，正要分说，却听于情温言道：

“这本来就不能比在一起的事。说实在的，武林人物，多草莽之辈，难成大事，亦难登大雅之堂。像‘叫天王’这等出身于绿林，不但名满天下，还受到庙堂重用、朝廷招揽，可以说是万中无一，别说孙大侠对之仰仗，外子和我都对他一度十分敬佩。”

她开口说话时，已徐步行入房来，敢情是她（对查某）手边的事，都已安顿好了。

粉肠冷哼道：“老板和老板娘的敬重，只点到为止，但我们

孙风流大侠表达敬意的办法，却是报效委身、死尽忠心于‘叫天王’呢！”

孙青霞脸色一沉，“看来，陈兄对我有点意见。”

粉肠嘿嘿嘿地笑道：“那孙大侠可就有所不知了。大凡投靠我们这儿义薄云吞的朋友，泰半都是给‘叫天王’一伙人迫过来的，如果来历不明、敌友未分，就算在下可以信得过阁下，在下的朋友也不见得——”

孙青霞冷声道：“说到头来，你们还是信不过我。”

粉肠干笑道：“不是信不过，而是——”

大胃不耐烦，“是信不过。”

孙青霞道：“那我走好了。”

大胃伸手一拦，“不许走。”

孙青霞道：“为什么？”

大胃道：“是朋友就在一起联手。”

孙青霞：“要我是你们的敌人呢？”

大胃道：“是敌就杀了你。”

孙青霞：“那你焉知我是敌是友？”

大胃道：“所以才要你说个清楚。”

孙青霞傲然道：“反正清不清楚，清不清白，我孙某人都不在意，随便你们怎么想，随你们怎么看！”

于情见双方快说僵了，忙圆场道：“我们不是不相信你，而是要了解个真相——孙大侠刚才不是准备把个始末和盘托出的吗？而今却因何故又不说了？”

孙青霞道：“刚才我想说，现在忽然又不想了。”

粉肠又来插口了，“难怪孙大侠艳名天下播，不但情常易、

爱常变，就连然诺、话语，也变化多端，出尔反尔，无从捉摸，不可当真。出言如此，况乎敌友！只可惜未能有缘得大侠赐教，不知阁下剑招变化，是否更倏忽莫测！？”

孙青霞冷冷地问：“你要跟我动手？我是一向只浪得艳名，但却未对三尺青锋荒疏。”

言尖又气又急，“咱们大敌当前，何必先来内讧。”

孙青霞扫了言尖夫妇一眼，道：“你们还是让我走吧。我去应付外面敌人便是，只请贤伉俪为我照顾龙、颜二位姑娘就好，省得我们自相残杀、窝里反，让老板、老板娘左右做人难。”

忽听一个清脆动人得有点逼人的语音道：“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孙淫魔！”

第貳回

大侠的 小说

孙青霞一听就变了脸色。他知道发话的是谁！——除了她还有谁！所以他转身就走。他不想再说，也不欲多解释什么。

孙青霞一听就变了脸色。

他知道发话的是谁！

——除了她还有谁！

所以他转身就走。

他不想再说，也不欲多解释什么。

他从来不喜欢人纠正他的话，也不想让人了解：何况这女子他曾维护过、救过，要是她仍一直都在误会他，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把她留在这儿，他自己下去一拼，一切都仁至义尽了。

是以他抄起了琴，把剑从琴中连鞘抽了出来，系在腰间，向言氏夫妇一点头，往外就走。

然而一个俏生生的女子却在门口。

就拦在门口。

——她当然就是：

龙舌兰。

龙舌兰仍拦在门口，她冲过凉、洗过澡，甚至还略作休憩过，样子出落得像浸在清水上的桃花似的，美得令全场的人眼前一亮，但都同时屏住了呼吸。

她挺着胸，拦在那儿，腰身和胸脯，就像一道山是山、水是水、峰是峰、云是云，但又合为一体和谐极了的风景。

好风景。

也很风光。

然而至美的是她那令人不敢冒渎的风采。

孙青霞本来要抢出门口，但两人一贴近了，孙青霞不禁反而

退了一步，倒吸了一口气，不望向她，只冷冷地道：“让开。”

龙舌兰道：“不让。”

孙青霞道：“我不想对你动手。”

龙舌兰道：“我只怕你不敢动手。”

孙青霞冷然道：“我从来不向女人先动手。”

龙舌兰哈哈一笑，“好一个名满天下的大淫魔，居然说他从不向女人动手，当真是浪得虚名。”

孙青霞道：“你让不让？”

龙舌兰笑吟吟地道：“说什么都不让。”

孙青霞看了窗口一眼，“我真要出去，你拦在这儿也拦不住我。”说着霍然转过了身子。

龙舌兰忽尔一笑，“真没想到，你连这勇气都没有！”

孙青霞一愣，不禁问：“什么勇气？我没有？”

龙舌兰冷笑道：“听我要把你留下来把话说完的理由啊！那也需要点面对的勇气才行！”

孙青霞冷哼道：“那是我和‘叫天王’的事，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了解与同情。”

龙舌兰反问道：“那为何一听到我声音便要走？是你不喜欢我一出口就指出你说错了？还是你不敢面对现实？或是你不喜欢我叫你做淫魔？抑或是你不敢面对我？要是你连面对我的纠正与批评都不敢，你凭什么独个儿去面对外面的强大的敌人？若是你不喜欢我唤你色魔，那你为何不坐下来跟大家好好澄清一下，包括你和查叫天的恩恩怨怨？”

孙青霞一时为之语塞。

龙舌兰又说话了，这次她的话没那么咄咄迫人了，反而语气

温和，语调也温柔了起来。

“我刚才跟‘西瓜’和司徒丙谈过，才明白他们的确有理由怀疑你的来路，也真的难免思疑你和‘叫天王’的关系，但他们也确实十分需要你的相助，以及非常愿意和你共同御敌！”

龙舌兰说到这里，指了指房里可以让大家坐下来的地方（包括椅、凳和床、窗沿），“告诉我们吧，到底你和‘叫天王’的渊源和恩怨如何！查叫天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大侠，除了诸葛小花，无人可与之齐名。我也想听听大侠的真个和底细，你就当是说书人，为我们小说小说几句吧！你也在武林中给人号称为大淫魔，除了沈虎禅，很少人在江湖上让人这般毁誉参半，但影响力却与日俱增。我更想听听色魔的真相和究竟，你就小说几句，让我们透悟透悟吧！”

孙青霞冷哼道：“你们要是相信我，我们就一块儿御敌，要不相信我，也无所谓，我一个人下去打个痛快。”

龙舌兰啧啧有声，“这算什么？！只能算是匹夫之勇。没想到名震天下的新一代出类拔萃的高手孙纵剑，也不外如是！”

言尖却道：“孙大侠是敌是友，已不必怀疑。他是温老板介绍力荐的人，八无先生是绝对不会看错人的。我绝对信任他。”

粉肠却道：“言老板，我们也不是要怀疑他，只不过，大家既在同一阵线上对付敌人，就应该坦诚相见，让我们弄清楚个来龙去脉，才能生死同心，毫无顾碍，全心对敌。他曾在查天王门下呆过，要是他一直不肯交待清楚他们之间的实际情由，又教我们怎能信之不疑？温老板对我们有恩有义，且目光如炬，自毋庸置疑。可是问题是：他不在这儿！他交待下来的是‘陈小欠是自己人，要好好照顾他’，但我们却连这位孙大侠是不是小欠哥儿也

弄不准，我们至少现刻还没喝醉、没懵懂，也没变白痴，要我们相信他？可以，顶多五成！可是我们会在大敌当前之际让一个只信他一半的人留在身边身后吗！”

言尖正待分说，于情不欲他跟部属的意见有分歧，抢先劝孙青霞道：

“孙大侠不是原本就准备要告诉我们查叫天的事吗？何不趁此一并儿说个清楚，让大家释然于怀——”

孙青霞往下一望，雨更密了，天更阴了，院子里的犬只和异兽也更多盘踞徘徊于阶前、棚下。

他忽然问了一句，“现在客栈内住着几伙人家？”

于情答：“十一伙。”

孙青霞又问：“会武的有六伙？”

粉肠一听，脸色一变，“如不是卧底，怎么一来便知道咱们有六户人家是会武功的？！”

于情忙道：“是我刚才在谈话时提到过的。”

粉肠“哼”了一声，便不再追问。

孙青霞道：“谁把守在第一线？”

于情道：“是‘西瓜’和司徒丙。”

孙青霞道：“原本不是司徒丙和陈分长上来照顾龙、颜姑娘的吗？怎么现在改为宣翼娃跟司徒丙守在下边呢？”

于情目中已露出佩服之色。她这些人手调度，只在随意中跟她丈夫提了一下，当时孙青霞也在现场，却已记个分明清楚，看来此人不但胆大、气骄，也心细如发。

“司徒丙善战，他适合守第一线。宣翼娃在院子里的阵式花过大心机，摆他在下面，最扛得起阵脚。”这次是言尖作了回答。